

XING XIN LI FA ZHAN LUN



性心理 发展论

周广曾>>>著

江西人民出版社

♀ ♂
由于古今中外的文学名著大都反映了人**性心理**的典型性，作者在运用它们的同时，也对它们做了极为独到的分析；这样，本书遂又成了一部别开生面的**文学性心理评论集**。

Xing Xin Li Fa Zhan Lun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性心理发展论/周广曾著. —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
2010.5

ISBN 978 - 7 - 210 - 04479 - 6

I. ①性... II. ①周... III. ①性心理学—研究
IV. ①R1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089469 号

书名:性心理发展论

作者:周广曾

责任编辑:翦新民 谢晶

封面设计:关科

出版:江西人民出版社

发行:各地新华书店

地址:江西省南昌市三经路 47 号附 1 号

编辑部电话:0791 - 6898510

发行部电话:0791 - 6898893

邮编:330006

网址:www.jxp-ph.com

E-mail:jxp-ph@tom.com web@jxp-ph.com

2010 年 6 月第 1 版 2010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880 毫米×1230 毫米 1/32

印张:12

字数:300 千字

ISBN 978 - 7 - 210 - 04479 - 6

赣版权登字—01—2010—10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定价:26.00 元

承印厂:南昌市印刷五厂

赣人版图书凡属印制、装订错误,请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序 言

(一)

上世纪 80 年代中期,我读了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引论》,知道人的心理发展并非总是向上或向前的,而是既有“停滞”,也有“退化”。停滞是指心理在发展过程中,由于某种原因而停顿下来,不再前进了;退化则意味着“那些已经向前进行的部分也容易向后退回到初期的发展阶段”。^①

弗洛伊德的以上观点引起我的注意,使我不断加以思考。可恰在这时,我又读了霭理士的《性心理学》。该书在谈到某些老年男性对年幼女孩的性侵犯时,说这种侵犯是有规律的:“据勃罗亚德尔(Brouardel)多年前已有过的观察,作此种侵犯行为的年龄越递加,被侵犯的人的年龄便越递减,而递加递减的倾向是很整齐的。”^②

当我读到这句话,并联想到弗洛伊德的以上观点时,脑子里忽然轰隆一声,接着便仿佛发生了天崩地裂一般的大变动;于是,就在这个大变动的一瞬间,一个意想不到的新认识产生了。啊!人

① [奥]西·弗洛伊德著,高觉敷译《精神分析引论》,商务印书馆,1984 年版,第 271 页。

② [英]霭理士著,潘光旦译《性心理学》,三联书店,1987 年版,第 253 页。

到老年,尽管生理已经老化,可其心理不又回到了自己的幼年时代么?

对此,我的高兴和快感,是难以言喻的;因我本能地直觉到,这可不是一个微不足道的小发现。相反,它是人生的一个根本规律。因此,提出并完成这一学说的人,是注定要永生的了。

心理学人都有一种职业习惯:对任何一种心理规律,都必须力求找出它的生理依据;否则,它就很难使人相信。那么,老年心理回归的依据又是什么呢?

谁都知道,中年过后,性激素是不断减少的,但大脑呢?生长时期,它是由内向外逐层发展,所以人的心理才会不断成长;那么进入老年,其老化过程是否就刚好反了过来,变成由外向内逐层推进了呢?想必是这样。如若不然,那老年心理回归就难以理解了。

到了90年代,正当我不断寻找这一问题的答案时,《光明日报》给我送来了这样一条好消息: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脑行为实验室主任鲁本·古尔和他的同事们研究发现:“大脑的外层部分,即人类所特有的负责更高级功能的部分,似乎要比大脑里层,即原始部分要衰老得更快些。”

鲁本·古尔等人的研究成果,分明证实了我的推想;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我还游移些什么呢?于是便很快写成了一篇论文:《试述老年期的无意识心理回归》。

论文被中国心理卫生协会老年专业委员会看中,通知我参加将于1993年秋在苏州医学院举行的全国第三届学术大会。

在会上,与会人员的发言都不得超过十分钟。但第二天下午让我发言时,主持人却宣布:我不受限制,可以随便讲(事后回想起来才明白,那天下午的时间,实际就是专给我一个人的;并没安排别人发言)。为此,我讲了足足有一个半小时。

讲完后,陈学诗老先生(中国心理卫生协会的头号权威)反复发问,我则一一作答;一来一往,差不多又用了整整一个半小时。最后,他用非常肯定的语气结论说:“好,很好,你确实是提出了一

个新学说!”他话音刚落,整个会场便立即响起一阵极为热烈的鼓掌声。

在这之前,会场始终鸦雀无声:先是我一个人讲,后是陈先生同我一问一答,别人全都静静地听;所以直到掌声过后,大家才松了一口气,并热烈地相互议论起来。

会后,我将论文寄给了《江西教育学院学报》。面对这样一种从来都没听说过的新观点,编辑们心中无数。他们既不敢贸然发表,但也舍不得就此割爱,于是便提请著名心理学家杨鑫辉教授审阅。在得到杨先生肯定性的回答以后,《学报》便立即发表了出来(发表时,我用了“解心”这一笔名)。

1995年秋,中国心理学会理论心理学与心理学史专业委员会的学术年会,在湖南师范大学召开。在会上,我的这一新学说,又一次引起热议和赞赏。当时有人问我:老年心理怎么个回归法?比如爬庐山吧,从北山上去之后,是从南山下来,还是原路返回呢?我毫不犹豫地立即回答说:“原路返回。”

其实,我那时的这种认识是错误的。

第二年秋,该学会年会又在南京师范大学举行;为此,我又写了一篇文章:《集体无意识与老年心理回归》。该文借用荣格的某些观点,并从其心理地理学方面,再次阐明老年期的心理回归。会上会后,反响同样热烈;所以会后不久,它就在《心理学探新》上发表出来。不过,在这篇论文中,我依旧没能从原路返回的错误认识中挣脱出来。

又过了两年,也就是到1998年,年会在济南大学举行时,我又写了一篇文章:《强迫重复原则与老年心理回归》。正是在这篇论文中,我才终于走出那个错误认识,并因此而认识到:人一生的心理发展历程,实际是一个圆。

啊!老年心理回归这一新学说,从酝酿,经提出,再到基本完成,差不多用了我整整十年时间。

在苏州医学院的那天下午,会议结束后,时已84岁的吴正谊

老先生同我一块去餐厅吃晚饭；到了餐厅，他又拉我坐在他与陈先生之间。用餐时，他语重心长地谆谆告诫我说：“要想使你这一新学说得以确立，单靠一两篇论文是不行的；你必须写一部专著。当然，这是一项无比艰巨的重大工程；平地起高楼，材料从哪里来？但不管怎样艰难，从现在开始，你都必须下决心完成它；因为这是一项使命——落到你身上的一项使命！”

吴老先生这段话的每个字，都像钉子一样，深深地钉进了我的内心世界；所以从那时起，我就下决心，一定要完成这部专著。

(二)

吴老先生说得很对：平地起高楼，材料从哪里来？

现有的心理学，在这方面不能说一点可用的东西都没有，但除了精神分析学以外，能够供做资料用的库存，确实少得可怜。不过，我并不担心，因为对心理学来说，还有一个其大无比的矿藏没被完全发现，更不要说开采了。我所说的这一矿藏，就是文学。

文学同心理学一样，都是研究人心的，故就这种意义上来说，古今中外的哪些大文学家，哪个不是心理学家？哪部经典著作不是一大心理宝库？所以，美国著名心理学家托马斯·黎黑告诉我们：

人性是心理学研究的对象。在西方文明史中，最古老的论述心理学的窗子是由荷马(Homer)的诗集《伊利亚特》(Iliad)和《奥德赛》(Odyssey)给打开的……由于这些故事讲述的是爱情和忠诚，激情和战争，因此，它不会不包含对人类行为的解释，并间接地反映了我们曾经记载过的最古老的民族心

理学(folk Psychology)。①

请看：心理学的奠基者和创始人，原本就是一位大诗人！这本身不就很能说明问题么？所以后世的诗人、剧作家和小说家们，便全都从不同的方面或角度，为心理学的发展，作出了各自不同的贡献。

继荷马之后，我们不得不首先提出的就是古希腊最著名的悲剧作家索福克勒斯；因其《奥狄浦斯王》和《安提戈涅》这两大剧作所携带的信息，以及这些信息对心理学和社会学所具有的巨大价值与意义，是怎么评价都不会过高的。

《奥》剧是对命运之神的控诉和诅咒，但什么是命运？说到底，那就是在暗中支配人的一种具有普遍意义的心理规律。现在，这一心理规律已被弗洛伊德揭示出来，那就是男性恋母仇父和女性的恋父仇母情结。由于这种规律隐藏得很深，所以对一般人来说，它是一种认识不到的、无意识的东西。但无意识是有预见性的，剧中那个瞎眼先知就是明证。

意大利著名诗人但丁，早在13世纪，就把人一生的历程比喻为一座穹门。他在《飧宴篇》中说：“这座穹门的顶点在哪里，是很难确定的……但就大多数的生命说，我相信，达到这顶点是在三十和四十岁之间。而且我相信，身体组织最健全的人，达到这顶点是在三十五岁。”

很显然，他的这种认识，已为荣格的中点转折之说开了先河。

莎士比亚是举世皆知的伟大剧作家，但歌德认为，他同时还是一位名副其实的心理学家。他说：“莎士比亚是一位伟大的心理学家，从他的剧本中我们可以学会理解人类的思想感情。”这是因为“莎士比亚已从各个方面，从所有的深度和高度上把全部人性

① [美]托马斯·H. 黎黑：《心理学史》，浙江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61页。

德在谈到作家在揭示人的爱情心理时说：“作家的确具备完成这一任务的特定品质：他们感觉敏锐，可知觉到他人内心深处的隐蔽冲动；他们勇敢无畏，可让自己的潜意识大声发言。”^①

基于以上所述，我在写作本书的时候，并没运用心理学界惯用的问卷调查和心理统计，而是大量地运用了古今中外的文学名著。可令我事先没想到的是，这样一来，竟使本书又有了一个意外的收获，那就是对众多文学名著的心理分析。这样，本书便不仅仅是一部发展心理学，而同时也是一部别开生面的文学研究书了。

(三)

本书对人一生的心理分期是与众不同的，因为我认为，青春期的身体发育和心理发展，对男性说来，一般都是从十六岁开始，而要到二十四五岁时才能完成。故我国古代的《礼记》规定，男子要到三十岁才能正式娶妻。

对此，《黄帝内经·素问·上古天真论》说得很清楚：“丈夫八岁，肾气实，发长齿更。二八，肾气盛，天癸至，精气溢泻，阴阳和，故能有子。三八，肾气平均，筋骨劲强；故真牙生而长极。四八，筋骨隆盛，肌肉满壮。五八，肾气衰，发堕齿槁。六八，阳气衰竭于上，面焦，发鬓斑白。七八，肝气衰，筋不能动，天癸竭，精少，肾脏衰，形体皆极。八八，则齿发去。”

人的心理同生理的上述变化是密不可分的，因此，我将人一生的心理分期，修订如下：

一、童年期：从出生到十五岁。二、青春期：从十六岁到二十五岁。三、青年期：从二十六岁到三十五岁。四、中年前期：从三十六

^① 车文博主编：《弗洛伊德文集》第二卷，长春出版社，1998年版，第620页。

第四章 中年期	283
第一节 心理危机	283
第二节 中点转折	295
第三节 黄叶西风	308
第五章 老年期	320
第一节 浮士德变年轻了	320
第二节 海伦被爱的典型意义	331
第三节 越老越小儿化	346
结 论	356
后 记	367

第一章 童年期

第一节 儿童是有性欲的

在世界心理学界,弗洛伊德和皮亚杰是对儿童心理学贡献最大的两个人。皮亚杰发现了人类个体认知的早期发生和发展规律,而弗洛伊德则从性的方面切入,从而发现了人格发生和发展的基本历程。诚如孟昭兰教授所说:“尽管弗洛伊德过多地强调了本能和无意识的作用,而且他所提出的人格发展阶段并没有确切的判断标准,但是,他的人格构成三系统和人格构成四阶段确实是儿童发展过程中的典型现象……”^①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尽管弗洛伊德的上述创见,只是围绕着儿童的性心理和性行为展开,而没能对认知和情绪与情感进行充分的研究,即使偶有涉及,也是与性心理有关的,如儿童对性的探询和男孩的恋母仇父,等等,但毫不夸张地说,以性为核心的早期人格发展规律,确实被他抓住了。

这是因为,人是由身心两大方面组成的统一体,而性既是生理的,又是心理的;因此,它最能体现某一生物体的本质。试想整个生物界,有哪一种有性繁殖的生物不是整天忙于食和性呢?吸收、

^① [美]保罗·马森等:《人类心理发展历程》,辽宁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译者前言”,第5—6页

成长、繁衍种类。例如知了这种小虫,它要在地下生长十七八个年头;一旦破土而出,脱去硬壳,长出两只翅膀之后,就急不可耐地寻找配偶。而一当完成交配和产卵,它们就很快地死去了。由此可见,它们到这个世界上来,只有短短的几天;而这几天不为别的,就只为繁殖后代。其实,不光知了是这样,几乎所有的蝶类都是如此。古希腊最为著名的哲学家亚里士多德早就悟出了这个道理,他说:“由籽实之萌发而长成的草木,它们唯一的目的,唯一的功能,就在繁殖自己的品种;某些动物的素志,正也如此,它们营生的一切努力,就止于繁殖;许多昆虫,幼虫期日夜不休的尽吃,及既由蛹而羽化成虫即刻受精产卵,于是盖已尽了它们一生的天职,便雌雄俱殒。”^①由此可见,性在包括人类在内的生物界,是多么的重要。

我们中华民族的老祖宗,似乎已经洞悉性的实质,即性是身心两方面的核心。故在造字的时候,将性字设计为这一边是生理的“生”,另一边则为心理的“心”,意为:性是身与心的统一物;生理和心理都是围着它转的。

学术界的人们在提到弗洛伊德及其学说的时候,往往要人云亦云地批判他的所谓泛性论。其实,这正是弗氏不同凡响的所在;因为恰正是在这一点上,他抓住了最能体现人的本质的东西;试想,他的哪一项发现不是从这里生发出去的。

正因为如此,所以在对儿童性心理和性行为,以及以此为核心的人格发展的研究方面,时至今日,还没有人能与他相提并论。这样,本书的开头,就不能不从他的学说谈起了。

作为一名精神病医生,弗洛伊德早在1886年就开设了自己的诊所。当时,已有两种病为人所熟悉,那就是癔症和神经衰弱症。对这两种病的认识和治疗,全都是从生理方面进行的。但弗洛伊

^① [古希腊]亚里士多德:《灵魂论及其他》,商务馆印书馆,1999年版,第6页。

的：它首先指的是各种身体快感；其次为与性有关的好感、爱和温情等。另外，这种性一般都为病人所不知道，因而，多半都是无意识的。

既然癔症形成的最初根源，往往是儿童时期的某种经历或心理创伤，那么，对儿童心理进行系统而又深入的探讨，也就成为非常必要的了。

研究是从19世纪末开始的，他告诉我们说：“早在1896年，我就已经强调指出，童年在某些与性生活有关的现象里有着重要的意义。从那时起，我便致力于揭示幼年期性生活的重要性，而且从未停顿过这一探索。”^①

经过长达十年的精心研究，他终于在1905年发表了《性学三论》这部书。由于是原创，没有前人留下的任何借鉴，所以该书自然是不怎么完善的；但尽管如此，它仍然不失为人们公认的一部经典著作。因为它为以性心理为核心的儿童人格心理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前已说过，弗洛伊德的这项研究，是意在寻找癔病的心理根源。因此，他事先并没有想到，《性学三论》的写作，竟使他同英国的霭理士一起，成了性学和性心理学的初创者，并且是贡献最大和影响最为久远的人物。

当然，对本书说来，我们所要关注的，是通过这项研究而发现，人在童年乃至青春期，人格发生和发展的规律。对这些规律，学院派的心理学家，在很长一段时期，都以睥睨的神态，予以坚决的否认，或根本不加理睬。可是，任何一个不带偏见的人，对这一科学成果，都是不能视而不见的；更何况一些文学家、医学家、哲学家、人类学家和社会学家等，对包括这一成果在内的弗氏思想，都从各自不同的角度，给了充分的肯定和高度的评价。

① [奥]弗洛伊德：《性爱与文明·性学三论》，安徽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第67页。

因为弗洛伊德发现的这些规律,不仅真实客观,而且还非常典型,是难以根本替代的。所以,当美国于1962年重新发行《性学三论》时,H. M. 瑞顿比克在该书的导言中指出:弗洛伊德的这一理论,虽然遭受过许多这样那样的批评,但如今,时代已发生了很大变化,“那些反对他的人,也没有提出能够代替他的理论的更恰当的学说。自弗洛伊德发表了刊行于本书的基本概念之后,在有关‘性’的发展问题上,同样也不曾出现过值得注意的新理论”。^①

正因为如此,所以到了1999年,美国的《时代》周刊才将他和阿尔伯特·爱因斯坦两人,作为封面故事人物,确认他和后者一样,都是整个20世纪“最伟大的思想家”。

在此应该说明,弗洛伊德的理论大都始终处于一种不断发展的过程中,其儿童性理论就是典型。《性学三论》这部书虽然具有开创意义,但毕竟还有待于进一步发展和完善;所以在它之后,弗洛伊德又先后发表了《致M. 福斯特的公开信》《儿童性理论》《“文明的”性道德与现代神经症》《爱情心理学》《本能及其变化》《精神分析引论》等一系列与此理论直接或间接有关的著作。

在《精神分析引论》这部著作中,我们可以说,有关上述问题的认识已基本定型;但是,到写作《精神分析纲要》时,也就是说,直到临终前夕,他才有了最后的定论。

所以,弗洛伊德的儿童性理论,或者说,他以性为核心的儿童人格发展论,并非仅限于《性学三论》,而是几乎包括了在这之后,他所写作的一系列著作。

那么具体说来,弗洛伊德在这方面的理论,到底具有哪些内容呢?

一、幼儿是有性欲的;二、以性心理和性活动为核心的儿童人格心理发展阶段;三、俄狄浦斯情结;四、性游戏和同性恋等。以

① [奥]西·弗洛伊德:《性爱与文明》,安徽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第142、143页。

下,我们就先从这几个方面展开介绍和评述;当然,在此基础上,还将力求做出更进一步的深入探讨。

一、儿童是有性欲的

(一)发现过程

在《性学三论》发表以前,儿童,特别是幼儿,有没有性欲,根本就不是一个问题;因为人们几乎全都习惯地认为,那是青春开始发育及其以后的事。这就是说,在人们的心目中,儿童都是很纯洁的,根本不懂性为何物,就像伊甸园中尚未偷吃禁果的亚当和夏娃那样。

我们现在知道,这种传统认识是完全错误的,所以弗洛伊德在《致 M. 福斯特的公开信》中说:“这是一个十分严重的误解,不管从理论上,还是从实践上都是错误的……事实上,新生婴儿一出生,也就把性欲带到了这个世界上。”^①

话说得多么肯定,真是掷地有声。但是,到了作《精神分析五讲》时,他又再一次进行强调:“先生们,性本能肯定不像《福音书》中魔鬼进入猪的躯体那样,在儿童发展到青春期才进入他们躯体的。一个儿童在一出生时就有了性本能和性活动,他和这些东西是一起降临到这个世界的;它们是在经过许多阶段的重要发展历程后,才形成我们所谓的成人的正常性欲。”^②

弗洛伊德讲得一点都不含糊,那么我们不禁要问:他的上述认识和自信,是从哪里得来?又是如何得来的呢?

首先,如前所说,是发端于他对诸多癔症病人的分析。

弗洛伊德在给病人,特别是癔症病人治疗时发现,疾病大都源于童年时的某种经历和由此而引起的一些心理创伤;其中特别突出的是,那些与性有关的压抑与冲突。例如《癔症研究》一书中

① [奥]西·弗洛伊德:《性爱与文明》,安徽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第5页。

② 车文博主编:《弗洛伊德文集》第三卷,长春出版社,1998年版,第31—32页

的例4:“凯瑟琳娜”和例5“伊丽莎白·冯·R小姐”以及他在“例4”部分所作的第一条注释中所补充说明的医学案例,都是很好的说明。当然,最典型,因而也最能说明问题的,还是那个被他称为杜拉的小姑娘的案例。

发现这一现象固然需要智慧和才气,但是接下来,要把它作为一个课题,倾尽全力,去做更进一步的追寻和研究,就必须具有一般人所没有的决心和勇气了;因为那还是个谈性色变的时代,性压抑和性忌讳都还极为普遍。试想,曾经与他共事多年,并与他合作撰写出了《癔症研究》一书的名医布洛伊尔,不就因此而终结了与他的合作关系吗?

很显然,如要继续进行研究,弗洛伊德是要付出代价的。但是弗洛伊德不怕,正像他在《精神分析运动史》一书中所追述的:“通过系统地探究我的神经症患者的患病原因中所包含的性因素,我便毫不犹豫地牺牲了我作为一个医生的日益增长的声誉,以及在我看病期间人数的增加。”这就是说,名誉大受损失。因此,找我看病的人也自然减少了。不过,损失是值得的,因为:“这使我获得了许多新的事实,这些事实终于使我对性因素的实际重要性坚定了信心。”^①

其次,是对梦和自我的分析。

导致癔症,或大而言之,导致神经症的性因素,对患者来说全都是无意识的,如不对他们进行精神分析,它们永远都不可能被认识到。但弗洛伊德清楚,既然是无意识,它就总会在梦中出现。那么,对患者梦的研究又自然而然地提上了议事日程。

这同时还因为,梦在时间上具有双向性:既可以指向未来,又可以回到过去,所以他借用詹姆士·萨利的话说:“现在我们的梦是保存我们连续(早期)的人格方式之一。当我们睡觉时,我们又

^① 车文博主编:《弗洛伊德文集》第三卷,长春出版社,1998年版,第61页。

回到了我们看待事物和感受它们的老路,回到了很久以前曾左右着我们的冲动和活动中去。”^①因此,他又借用希尔德·布兰特的认识:“其大意是,梦偶尔可以让我们窥见到人类本性最深入和最隐秘的地方,这些地方我们白天的思维活动很少深入下去,康德(Kant)在他的《人类学》(1798)中也表达了几乎相同的思想。他说梦的存在目的就是向我们揭示隐藏起来的人性……”^②

由此可见,尽管人性极为复杂、神秘和深隐,但却有梦这条路引导我们走进这个精神王国的最深处,就像但丁可在诗人浮吉尔的引导下,深入地狱那样。所以,为了确立他的儿童性理论,同时也是为了从根本上理解神经症,他又于1895年1月雄心勃勃地开始了对梦的研究。

其实早在1886年,也就是他从医院退出来,独立开设诊所的那一年,就对梦产生了兴趣。对此,他在《释梦》这部书中说得很清楚:“突然,一天我认出来了,确实无疑,就是从萨尔茨堡到赖兴哈尔之间铁路沿线的一个小站上。那是19世纪下半叶,1886年,我第一次乘车在这个线上旅行。在以后的年月里,我潜心于梦的研究……”^③

在这刚开始的头两年里,他不仅从他的病人那里,也就是从现实中收集和研究了大量梦例,而且还几乎查遍了心理学史上有关梦的所有著述和史料。

与此同时,他还特别注重自己的梦。为了使自己的梦多而且醒后记得清晰,他还特地改睡硬板床。这一着果然奏效。殊不知,这样一来,他又渐渐地过渡到了自我分析。所以他说:“我很快就发现了自我分析的必要性。我借助于我的一系列梦做到了这一

① 车文博主编:《弗洛伊德文集》第一卷,长春出版社,1998年版,第294页。

② 车文博主编:《弗洛伊德》第一卷,长春出版社,1998年版,第303页

③ 车文博主编:《弗洛伊德文集》第一卷,长春出版社,1998年版,第257页。



点,这些梦把我带回到我的童年的一切事件中。”^①

通过自我分析,或者更准确地说,通过对自己梦的分析,他发现自己从小对母亲那种亲近感情,具有一种明显的排他性和独占性;因为在对母亲的关系上,他妒忌自己的父亲。对此,在论述恋母情结时,我还将做详细说明。

这时弗洛伊德已是三管齐下:医治病人,研究梦和做自我分析。三者既互相补充,又互相渗透和证明。于是,这些分析和研究使他极为清楚地认识到儿童不仅有“性欲”,而且还是从初生的那一时刻就有的。因而,它同食欲一样,也是一种与生俱来的原欲。其实,早在数千年前,我们中华民族的老祖宗,就有了这种认识,试想《礼记》不就说过这样的话么:“食,色,性也。”

基于上述三管齐下的研究,弗洛伊德的第一项成果就是:从1897年到1900年写作并出版了《释梦》一书。弗氏对这部书是非常看重的,如果说,他同布洛伊尔合著的《癔症研究》一书,是创立精神分析学的一块基石,那么《释梦》就是它诞生的宣言书和里程碑了。因为这部书向世人表明:弗洛伊德已将其心理疗法从理论上演化成了一种科学:精神分析学。

由于精神分析学的研究深入到了以往人们毫无所知的无意识领域,所以人们又往往称这门科学为深度心理学。弗洛伊德说儿童有性欲,就是他从人的这种无意识领域发掘出来的,亦如考古学家从地层深处发掘化石那样。事实上,如从方法学的角度去看,弗氏确实像是一位考古学家,而无意识领域的种种心理现象,也确实是人或人类的精神化石。

再次,对儿童的观察和研究。

通过以上所述,我们知道,儿童具有性欲的认识,是弗洛伊德对通过癔症病人、梦和自我的分析而推导出来的。然而,任何一种

^① 车文博主编:《弗洛伊德文集》第三卷,长春出版社,1998年版,第60页。